



都市浪漫
言情系列

只有爱不足够

香港
岑凯伦



余芒走进现场，摄影机准备开动，男女演员所站的位置恰到好处，制片、助导、美术指导、编剧统统在场，化妆与服装也在一边听令。

今日这场戏同步录音，余芒刚想叫开始拍摄，忽然之间，所有的工作人员转过身子来，面对着她，同心合意齐齐发出庞大嘘声。

余芒目停口呆，汗珠自额角直冒出来。

她自床上一跃而起。

不止一次做这个梦了。

每一次的感觉却比上一次更可怕。

心理医生方侨生是余芒大学同学，得知这重复的噩梦，便同她说，电影导演这分职业，对她来说，可能压力太大。

余芒问：我是否会散开崩溃？”

侨生摇摇头，“别担心，但是你会一直做这个噩梦，直到噩梦成真，这叫做自履预言。”

“我到这里来是为着寻求帮助，如果我想人踩我，我会去见影评人。”

“余芒，我正在帮助你，工作对你造成巨大压力，你并不喜欢你的职业。”

胡说，自十六岁起我便立志要当电影导演。”

侨生笑嘻嘻，“会不会是骑虎难下？”

“这已是我第六部电影。”余芒瞪她一眼。

侨生忽然改变话题，“上星期我在街上碰到令堂，便上前唤声伯母，我说余芒这下子可真算名利双收了，余伯母静了一阵子，才答：我情愿她教一分书，安安定定。”

余芒听仔细这话，骤然受惊，怔在那里，作不得声，细细回味母亲的期望，不禁泪盈于睫。

连侨生都叹口气，“母亲都希望女儿教书，奇怪不奇怪。”

余芒完全气馁：

“算了吧你，我知道有人比你更惨，有人写了一百本小说，已薄有文名，伊母亲看到伊之原稿，还轻蔑地说：你还在写这种东西呀，她并不希望女儿一朝成为大作家，她情愿她去教小学。”

“你杜撰的。”

“编都编不出来。”

余芒没有勇气回家去问母亲有没有这件事。

当下她有更重要的事做。

赶到公司，制片小林同她说：“导演，这几个地方你必需前往现身说法。”

余芒眼睛露出绝望的神色来。

小林警告：“请勿讨价还价。”

“我的工作拍摄电影，不是当众表扬我的电影拍得呱呱叫。”

小林指指脑袋，“导演，我跟你五年，这话不管用，你思想

搞不通，下列电台电视时间，均由有关人等辛苦大力抢得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
余芒实在觉得是件苦差，“什么年代了，还得老黄卖瓜。”

小林看她一眼，就是因为时代进步，胡乱亮相敷衍一下，也就算做了宣传，无人见怪，换了是旧时，不使尽浑身解数，早就被踢出局。

“小林，我们算不算是江湖卖艺？”

小林吁出一口气，“自天桥到今日，不算坏了。”

“拨一个电话去催一催章小姐，故事大纲今日要起出来。”

小林不敢出声。

这章大小姐一直是余芒的编剧。

余芒鉴毛辨色，“什么不对？”

“她不干了，说一会儿亲自上来向你辞行，她下个礼拜结婚，到山里渡蜜月，已经把订洋退回给我们。”

余芒跌坐下来，一声不响，这一会儿喃喃地自言自语：“家母说得对，我的确应该去教书。”

“找别人接手好了，导演，导演。”小林想推醒余芒。

猛一抬头，小林发觉章大编剧已经驾到，便静静退下，让她俩开始谈判。

余芒痴痴地看着章某，开不了口，心中如倒翻五味架。

章女士讪讪地略觉不好意思，点起一支烟，坐在导演对面，“干吗，楼台会呀。”

余芒动都不敢动，怕控制不了自己，错手掐死了名编剧。

“余芒，你听我说，写本子，没意思，这些故事，是你要拍摄的故事，不是我想写的故事，历年来天天写着别人的故事，要多腻就有多腻，干不下去了。再说，影片出来，叫好，是大导演的工力。不好的话，是编剧该死，干吗呢，不如改写小说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说是不是？导演。”

余芒不擅巧辩，气得脖子粗壮。

章某不该浪费大家时间，做到一半，撒手西去。

她说下去，“余芒，你不知道我多心寒，前些日子看经典长篇电视剧重播，当年前辈各编剧们你争我夺，拼了老命邀功的一部戏，字幕打出来，编剧竟成为东亚电视公司编剧组，你说，谁还干得下去？呕心沥血，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。”

余芒气炸了肺，呼吸不太畅顺起来。

章女士拍拍她肩膀，“你另外找个新人，人家急于成名，也许肯卖命。”

然后站起来施施然离开办公室。

半晌，小林出来，见余芒仍呆呆坐着，忍不住说：“导演，她走了。”

余芒不出声。

“导演，我认识一个女孩子，刚自大学出来，文笔很畅顺，文思甚秀丽，不如试试她。”

这时候，忽然之间，余芒做了一个她从来没有做过的动

作，她娇俏地伸手掩嘴打一个轻轻呵欠，怪不好意思地解嘲：“累死人了，我好像睡了很久。”然后伏在写字台上，双臂枕着下巴，微微笑起来。

小林瞪大眼，吓一跳。

导演在干什么，教戏？又没有演员在场。

这有一个可能，受了刺激，思路不大通顺了。

余芒平常爽朗一如男孩，并无这种女性化动作。

“导演，”小林试探地说：“我去把那女孩叫来你瞧瞧可好。”

只见余芒轻轻转过头来，“好想喝一杯樱桃可乐。”一脸的温柔可爱。

小林骇笑，导演一向不喝这甜腻的饮品，她一贯只会简单地命令：“一杯黑咖啡”，导演是怎么了。

只见余芒伸一个懒腰，“不急不急，船到桥洞自然直，你明天把她请来，大纲给她过目，告诉她，我们不要抄袭的素材，大胆创新不妨。”

小林仍然不放心，“导演，你没有怎么样吧？”

余芒强笑，“只有点累。”

“约会要不要取消？”

“不用，我们照去马。”

稍后要拜见下一个新戏的假定男主角。

此刻余芒心中惊恐无比。

怎么会在人前露出倦慵的神色？怎么会身不由主放轻声讲出不相干的话来？

莫非是精神衰弱意旨力失去控制。

她定一定神。

耳畔有个声音：露斯马利，久违了。

不得了，余芒脸色大变，自言自语绝对不是好现象。

露斯马利是她自幼用的英文名字，一直到在美国加州念电影时，同学取笑她“你可不像一个露斯马利”才作罢。

忙的时候，连中英文姓名都暂时全部浑忘。

没想到此刻却叫起自己来。

大约连跟她五年的制片小林都不知她叫露斯马利。

高中时一位对她有意思的小男生曾说：“我替你查过字典了，怪有趣的，露斯马利的意译是迷迭香。”

小男生的浅浅情意真正难能可贵。

他把三个字写在一张信纸上，递给余芒：“喏，迷迭香。”

余芒已忘却他的名字，只记得年轻的时候，自己对世界的触觉出奇地敏锐，吹弹得破，特别痛特别冷特别空灵，此刻多年经营厚厚重重的保护膜隔除一切伤害，却同时亦使她丧失许多灵性。

真正久违了迷迭香。

小林打断她的思潮：“再不出门的话，会迟到。”

到门口叫部车子，与制片赴会。

小生迟到，来的时候，倒是眼前一亮。

值得吗，余芒问自己，选角比选对象痛苦得多，恋爱失败，天经地义，事业有什么闪失，永难翻身。

余芒怔怔地审视小生英俊的脸。

值得吗，值得花制作费的五分之一来聘用他吗？识字的编剧才拿总制作费的五十分之一。

太偏激了，余芒正襟危坐，一张逗大众喜爱的面孔，亦诚屈难能可贵，价值连城。

只听得小林客套几句：“你知道我们导演，一向不懂应酬，她呀，只顾着埋头苦干……”

像理亏的家长向老师抱憾子女资质不健全。

小生对公认有才华的余芒亦怀若干好奇心，久闻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久仰久仰，于是用极具魅力的男中音问：“你是几时想做一个女导演的？”

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，余芒早已得体地回答过多次，但此刻她忽然轻轻地咕咕笑，脸上无限俏皮妩媚，侧着头回答：“当我发觉我不能做男导演的时候。”

此语一出，她自己先怔住，掩住嘴巴，无限错愕，怎么回事，竟打起情打起俏来。

比她更吃惊的有忠心耿耿的林制片，这下子她肯定导演有毛病，小林后悔忠告余芒。连二接三地开戏，好了，此刻导演吃不消，垮了，一班喽罗可怎么办？

转头一看，噫，小生的反应却出奇地好。出名严肃的学院派女导演肯同他耍花枪呢，他完全松弛下来，大家马上成为自己人，凡事有商有量。

他这样说：“主戏并不在我身上，女主角才是担戏人，客串酬劳我是不会接受的，一定要算一部戏。”

讨价还价，讲了半天，还没达成协议，小生见邻座有熟人，过去聊几句。

小林乘机问导演：“你怎样，非要他不可？”

小林太知道余芒那一丝不苟的疙瘩固执脾气。

余芒点点头。

小生极适合剧中角色；带些公子哥儿习气，但是吃起苦来，又能拿出坚毅本色。

敲定了。

做演员的也有隐忧：“导演这次不知要怎样留难我，做不到那么高的要求，是个压力。”

余芒朝他笑笑，先走一步。

小林问英俊小生：“我们的导演如何？”

评量女性才是他的首本戏，当下他很惋惜地说：“很好看的一个人，恁地不修边幅？”

小林晓得他的品味未届这个范围。

余芒早退却为赶去方侨生医务所。

她开门见山地对好友说：“我发觉自己做出异常的动作，

讲出根本不属于我的言语来。”

侨生凝视她一会儿，“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是文艺过度，就是疯了。”

余芒冷冷说：“我还以为医生仁心仁术，慈悲为怀。”

“不要悲观，怀疑自己不妥的人泰半还健全，真正神经错乱的人另有一功，不但不看医生，谁指出他患病，他还说人妒忌中伤他。”噫，这是说谁呀？

余芒忽问：“你在喝什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忘记替你叫**黑咖啡**。”

但是余芒已经抄起面前的饮品，“这是你那养颜的腻答答蜜糖打鸡蛋。”一口饮下，只觉香蜜无比，十分受用。

“慢着，导演，你最不喜甜品。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我有点心不由主。”

“你恋爱了？”

“我一直爱电影。”

“呵那是旧爱，新欢呢？”

“医生，告诉我该怎么办，我的制作叫好与叫座率均有下降趋向，马上要惆怅旧欢如梦。”

“慢着，你要我医你的票房？”

“不，我只想你听我诉苦。”

侨生松口气，“幸亏你思路还清楚。”

“方侨生，在你悬壶济世的八年期间，你有否真正治愈过

任何一个病人？”

“立刻停止侮辱我。”

余芒忽然活泼地轻轻拍一下手，“全凭谁先累是不是？病人不死你先死。”笑得前仰后合。

方侨生目不转睛地看住好友，她明白余芒的意思了，这余导演是坐若钟、站若松的一个人物，绝不肯无故失言、失笑、失态。

即使喝醉酒，也不过是一头栽倒，昏睡过去。

侨生不是不欣赏适才余芒表演的小儿女娇憨之态，但那不是余芒，就不是余芒。

精神分裂。

“余芒，”她收敛嬉戏之意，“我要你拨时间一个礼拜来三次彻底治疗。”

余芒颀然，“你终于承认我有病。”

“是几时开始的事？”

“你终于相信我不是无病呻吟了吧。”

“告诉我是多久的事。”

“我不十分肯定，最近这一两个星期，或是三五七天，一点都不好笑的事，我会认为非常有趣，又发觉自己幽默感泛滥，不能抑止。”

“又开始嗜甜。”

“是，医生。”

方侨生抬起头，看着天花板沉思良久。

老友开始爱笑、好玩、轻松、自在，并非坏事。

搞文艺工作，切忌把自己看得太认真。

对工作严肃完全正确，过分重视成败得失却会造成绊脚石。

近年来余芒颇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种情意结，开始相信影评与票房多过相信自己，形势不妙，毋需心理医生，稍微接近的朋友已经看得出来。

性格上些微转变也许对她有帮助。

既然如此，何必强逼余芒捧出活泼一面。

许多人患双重性格，外表形象同真实个性毫无相似之处，一样生活得很好。

这样复杂的社会，恐怕连弗洛伊德都始料未及，为着适应它，现代人当然要采取应变方法。

没有谁是单纯的人了。

“医生，你为何沉吟推敲良久，可是我已病入膏肓？”

侨生回过神来，“记住，一星期三次，对你有益。”

“我尽量抽空。”

侨生送余芒到门口。

余芒忽然转过头来，“侨生，你可记得我有英文名字？”

侨生笑，“怎么不记得。”

英文书院读到第二年忽然自伦敦来了一位班主任，她对

于中国女孩姓名发音产生极大困惑，曾对同事说：“每个人的名字都似一串锁匙掉在地下的声响。”

真的，玲、萍、菁、珍、丽……非常容易混淆，请教过前辈，她在黑板上写了一大堆英文名字，让学生自由选择。

余芒说：“你选的是伊利莎白。”

侨生笑：“你挑露斯马利。”

余芒说：“我已许久没用这个名字。”

“不是见不得光的事。”侨生安慰她。

“但是，最近在思索的时候，我自称露斯马利。”

侨生想了一想，“绝对不碍事，那是一个美丽的名字，老余，凡事放松点，名同利、得同失，都不由人控制，不如看开。”

余芒觉得老友有无比的智慧，不住颌首，诚心领受教训，正在此时，秘书前来在方医生耳畔说了一番话，方医生顿时脸色都变了，破口便骂：“什么，本市心理医疗协会竟敢如此小觑我？余芒，我没有空再与你说下去，我要同这干无耻的愚昧之徒去辩个是非黑白。”

竟把余芒撇在一旁，怒气冲冲进房去骂人。

余芒啼笑皆非，瞧，能医者不自医。

回到家，才淋浴，工作人员已上门来找，幸亏是全女班，披着浴袍便可谈公事。

她与美术指导小刘商量女主角的服饰与发型。

“不，”她说：“不是这样，是这样的，宋庆龄的发式你见过

吧。”

余芒顺手取过支铅笔，在图画纸上打起草稿来。

一画出来，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，线条好不流丽，形象逼真。

小刘露出钦佩的样子来，“导演，我竟不知道你有美术修养。”

余芒坐着发呆，对不起，连她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种天分，幼时上图画班老是不认真，从头到尾不晓得透视为何物，美术老师幽默地取笑余芒的画风尚未文艺复兴，图上的角的人物山水房舍像是随时要掉下纸来。

她从来不知道她会画画。

余芒看一看手中的笔，大惑不解。

小刘兴致勃勃，“导演，你索性再打几张草稿，待我拿到服装设计小邓那里去，这次质素差了她无从抵赖。”

“你交给小张办。”

小张是副导演。

余芒不是不感慨的，外头人，品性善良点的，笑她这个班底是余门女将，猥琐点的，干脆称之为盘丝洞。

什么地方不对劲呢？一个男性也没有。

年前总算请了武术指导，那人工作能力一等一，待戏拍完了，却出去诉苦在余家班呆久了会心理变态。

余芒记得她挺尊重那小子，只是没把他当男生，工作当儿，有什么男女之分？只有职位，哪存性别？

那年轻的雄性动物大抵就觉得损害了他男性的尊严了。

余芒边思索边刷刷地做速写。

小刘不住诧异，最后她说：“导演，分镜头亦可以用图画。”

余芒抬起头，真的，一幅图画胜过一万字。

小刘满意地持着画稿离去。

余芒一低头，吓了一跳，所有速写右下角，都签着她的名字，露斯马利。

字体向右倾斜。

真奇怪，余芒的英文手迹一向往左倾，胖胖的，同这个签名式有点差距。

她忍不住在白纸上又签了几个名，却完全与上次一式一样。

手风转了。

余芒也不再去细究。

打开衣柜，别的女性会挑衣服，余芒通常只是拿衣服。

没什么好选的，统统是颜色朴素的长裤与外套，又自小学时期就爱上白衬衫，此情历久不渝。

你别说，这样的打扮也有好处：至少看上去舒舒服服，永远不会叫人吓了一跳。

但是今天，她迟疑了。

明明放着许多要事待办，余芒却决定出去为衣橱添一点颜色。

不敢大胆尝试色彩也是她一贯弱点，难道今日可以扭转局势？

她推门进一间时装店，售货员一迎出来就知道她是谁，但只十分含蓄地微笑。

余芒见到架子上挂着一件鲜橘红色钟型大衣，身不由己伸手过去，店员立刻服侍她试穿，并即时赞曰：“皮肤白穿这个最好看。”

“配什么衣裳？”

“大胆些，衬玫瑰紫衣裙，斯文些，我们有套乳白的百褶裙。”

不知恁地，余芒一听，心中无比欢喜，她在店中竟消磨了个多小时，与那知情识趣，玲珑剔透的店员研究起色彩来，情不自禁选购一大堆时装。

余芒只余一点点保留，她问那太会得做生意的店员：“这些衣服明年大抵是不能穿了吧？”

那女孩子失笑，“明年，谁关心明年，我们活在今天。”

真的，余芒说：“全部包起来。”

手提无线电话嘟嘟地响，工作人员怀疑导演失踪。

店员乖巧地说：“余小姐，我同你送到府上去。”

“此刻我穿这一套。”余芒指一指最选挑的深玫瑰紫衣裳。

走到街上，她觉得最自然不过，蓝白灰固然十分清雅，颜色世界却最能调剂枯燥心情。

天性疯不起来的文艺工作者生活最最沉闷。

余芒许无惊人智慧，却有过人理智。

她站在马路上等计程车，有一辆白色跑车正停着等人。

余芒一呆，这辆车是谁的，恁地眼熟，在什么地方见过？

五十年代圆头圆脑老牌精选式样，在爱车人士眼中，自有不可抗拒魅力。

余芒本身不开车，拍戏时多数租用十四座位，她对名车亦不感兴趣。

但是这部车子例外，她对它有极大的不知名亲切感。它倒是谁的车子？余芒皱起眉头细想。

她踏前一步想看清楚号码。

司机是一个年轻人，抬起头来，忽然看到车窗前惊鸿一瞥的玫瑰紫。

他情不自禁，黯然轻呼：“露斯马利！”

余芒已经听见，看着他，狐疑地问：“我认识你吗？”

那年轻人看清楚余芒的脸，呆半晌，“对不起，我认错人。”

“我名字的确叫露斯马利。”

年轻人歉意地微笑，“多么巧合。”

“慢着，”余芒脑海中忽然浮起一丝记忆，“你姓许。”

年轻人马上答：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你是许仲开。”

年轻人端正的脸上露出讶异的神情来，“部下是哪一位？”